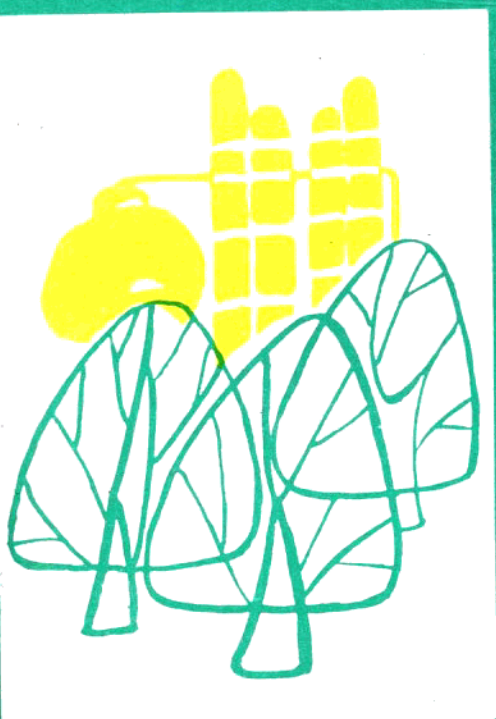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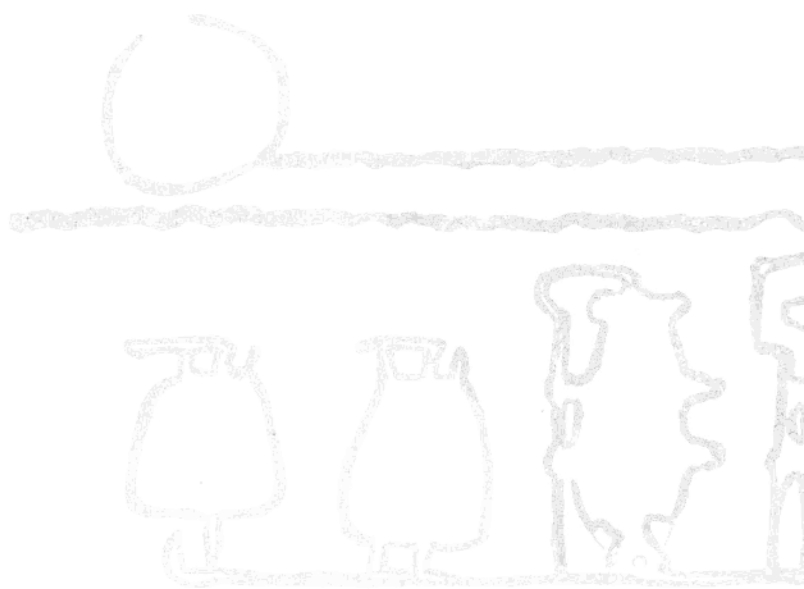


塔林芳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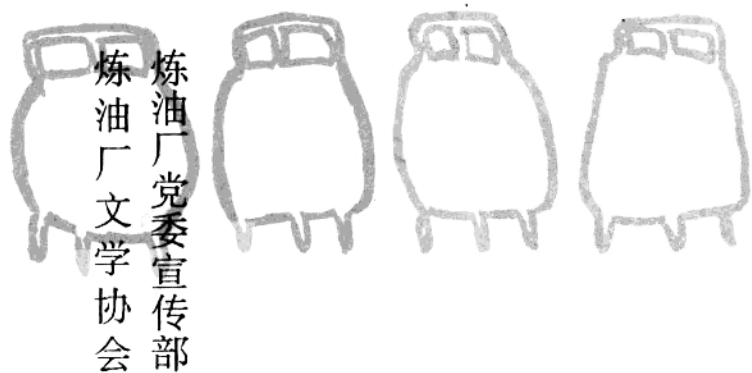


茂名石化公司炼油厂党委宣传部
炼油厂文学协会

塔林芳草



炼油工人小说集



目 录

序言.....	杨德清(1)
---------	--------

第一辑 塔林芳菲

梁师傅偷师	李志峰(3)
眷恋	杨永新(7)
李老实说谎	江彩坤(15)
周末之夜	阎 民(17)
调资	杜敏尧(20)
铁门卫	方育生(23)
英雄一语	庞庆英(25)
第六面奖旗	洗 贞(27)
醒	杜敏尧(30)
情缘	方育生(32)
暖色	陈思梅(34)
李工	杨 青(36)
信任	李 方(41)
训徒	杨国强 黄小森(43)
死火	杨永新(45)
信	吴 强(47)
内疚	李志峰(49)
大梦初醒	李 方(51)
眼镜	邓洪江(53)
打电话	邓小英(55)

打赌	邓洪江(57)
雨夜	梁 棣(59)
心恋	凌奕兰(62)
目光	黎广贞(64)
苦恼	郑中青(65)
面子	李 方(67)
春晓	洪映红(70)
比赛	杨国强(72)
人有多情	李志峰(74)
过年	邓洪江(86)
流泪的蜡烛	陈剑锋(88)
搞卫生	杜敏尧(91)
安全意识	陈 杰(93)
梦	邓洪江(95)
对策	杜敏尧(97)
辞行	潘华庆(100)
下水局长	梁 棣(111)

第二辑 人间万象

小店	陈思杨(114)
四婆祖	陈思杨(116)
玄门巷·瘦女人	陈思梅(118)
玄门巷·阿朱	陈思梅(120)
借书	黎广贞(122)
昔日风尘	李志峰(124)
飞越黄昏	杨国强 黄小森(134)
转眼之间	梁晓霞(139)

等车	陈思梅(141)
球迷	陈思杨(143)
曼陀萝	凌奕兰(145)
八月十五儿回家	杨永新(146)
慰问	方育生(165)
卖水鸭	李志峰(167)
丢表	林作东(170)
命该如此	李伟松(172)
婚变	潘华庆(176)
迎接检查	方育生(178)
一泓秋水	李志峰(180)
电话效应	陈思梅(182)
大戒指	林作东(184)
拜访	陈思梅(186)
丑陋	李志峰(188)
一张影票	潘华庆(190)
邂逅	方育生(193)
看相	李志峰(195)
装电话	林作东(197)
原形毕露	潘华庆(199)
老子和儿子	李志峰(203)
阿弥陀佛	吴小刚(205)
停电	杨永新(208)
餐桌上的红玫瑰	陈思梅(210)
诱惑	杜敏尧(213)
倒转的房子	洗 贞(215)
婚约	陈思梅(219)
尴尬	曾奎君(221)

疯子阿统	陈思杨(223)
半夜敲门	潘华庆(225)
太极养生拳	陈思梅(228)
检查团今天来	阎 民(230)
白天鹅	陈思梅(233)
毋毓	李志峰(235)
“老战友”	凌奕兰(291)
换房	郑中青(293)
弯弯的小东江	陈剑锋(295)
雨中	梁志明(300)
宝裕老伯	方育生(302)
补鞋	梁志明(305)
圆月	吴小刚(307)
秋之夏	李伟松(312)
缘分	郑中青(313)
老李荣升	陈剑锋(316)
不疼的针	黄初科(319)
苦涩的青豆角	冼 贞(321)
癫人传奇	老 少(324)
细雨心迹	陈剑锋(326)
来借书的小女孩	李冬梅(328)
记者女朋友	曾奎君(331)
夜约	张木旺(334)
看病	林作东(336)
显灵	梁 文(338)
编座位	凌富振(340)
编后	(342)

序 言

杨德清

翻开这叠近百篇约 20 万字的小说集，令人既惊喜又感叹；喜的是，我们炼油厂不但出汽、煤、柴油、苯类等几十种石油产品，还出了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塔林系列文学集子。这本小说集则是这个系列的一部分。惊喜之余，又使人感叹不已，炼油厂可谓藏龙卧虎之地！我厂职工用自己的笔触准确地反映了自己身边火热的生活：从工厂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向人们折射出一幅千姿万象的图景。令你有一种既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里面的主人公很多都是以身边人身边事作为小说原型的。

小说集名为《塔林芳草》，故名思义，小草虽名不见经传，但它的生命力特强，连结成片，在文学的天地里点缀着一方翠绿……

读完这本小说集，你会感觉到里面的油味和人情味同样的浓烈。正是因为我们的职工热爱自己的企业，才得以写出这些优秀作品，刻划出塔林的芬芳和人间的千姿万象。在这些作品里，通过细细品味，你会品尝出很多非常有情趣的东西来，如，年逾五十的老师傅，为了跟上现代化的操作技术，被“逼”着去

向年轻的徒弟偷师；为了严格执行工厂的安全制度和工友的人身安全，老实巴交的操作工不得不“撒谎”；周末，在厂里加班加点直至深夜的职工同样可以得到家人的理解和享受家庭的温馨；老工人即将退休，那份对企业的眷恋之情无不催人泪下……这一切使人看起来多么亲切感人，正所谓是炼油人写炼油人。无疑，这本炼油工人小说集反映的正是炼油人的一种心迹和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这字里行间，蕴藏了炼油人丰富的感情世界！

在此，借《塔林芳草》小说集出版之际，衷心祝愿广大业余作者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为繁荣我厂的文学创作添枝加绿。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梁师傅偷师

○李志峰

梁善益把整个装置巡查了一遍，刚想找个地方坐下，对讲机的蜂鸣器就响了，他打开报话机，随即传来一个清晰又带些稚气的声音：“03，03，减压塔溢流量过剩，请马上开大溢流辅助手阀。”

“知道了。”梁师傅似有百般无奈地向塔梯走去，因那个阀门就在平台上。

干完活刚回到原来的地方，蜂鸣器又响了。“又什么事呀！”梁师傅没好气地问。

“师傅，现在操作已平稳，外面太热，您回操作室休息一下。”还是那个稚气的声音。

“得了，得了。”梁师傅不耐烦地向对讲机挥挥手。

想起来就有气，自从这套老装置用上了电脑，实现全自动控制后，他这个老师傅的地位也就变得“一落千丈”了，更确切地说是有些多余了。一切都好象换转过来一样，“老”的在外面开阀门，而“嫩”的却守在操作室里按按钮。不是吗！就拿刚才来说吧，自己简直成了一具机器人，人家叫干啥就干啥。“唉……”梁师傅不无感慨地长叹一声。

确实，在这以前，操作室那张舒舒服服的软交椅还是属

于他梁大师傅的呢。记得当初分配来了几位技校生，为了学到技术，对待老师傅不知有多乖巧，叫干啥就干啥，就差没帮自己捶身骨了。特别是张万明，别看他“冲”气十足，仗着他那过世“老豆”曾是工程师，而自己又是技校的“高材生”，也不得不心服口服地叫一声“师傅”。难怪梁师傅刚才一肚子不快呢，原来坐在操作台前“发号施令”的正是张万明。每每听到对讲机传来的那个声音，尽管还叫他“师傅”，而且叫得也还很诚恳，可梁师傅还是感到不顺耳，就是觉得这里面的水分很大。因为梁师傅一直认为，这小子是不甘愿自己当了他的“爹”吧。

说起来也是事出有因。三年前，梁师傅的老伴过了身，后来经别人介绍撮合了张万明的妈，不知是怕难堪还是怎么的，他们结婚之时张万明故意避开了，连平时也不大愿意呆在家里。当然啦，已是十五、六岁的大小子了，怎会轻易叫一个不是亲生父亲的人作爹？所以，偶有称呼，也只叫他一声“阿叔”。

说巧也真巧，后来张万明技校毕业恰恰就分配到蒸馏车间当操作工，而更巧的是偏偏被安排在这个班由梁师傅来带，梁师傅不禁暗暗高兴，看来他们还真有缘份，“老豆”做不成，当个师傅倒是实实在在的。

再后来，经过技术改造，装置成了全厂第一个电脑化自动控制试点单位，车间要选派一些技术学得好的后生仔到外地学习，当征求老师傅们的意见时，善益就提了张万明。这也是顺理顺当的，梁师傅的理由有二：一来可让他到外面见识见识嘛，加之他确实是聪明，技术掌握得不错；二来就看在他的妈自己的妻份上，也该照顾一下嘛，更何况自己是他的师傅？

梁师傅万万没想到，装置用上这些新东西后，自己竟会

“退居二线”，而由这些出外学习才半年的小青年来当“师傅”（也即主操纵）！要知道，自己尚“年轻，还有七、八个年头才能退休呢。这日子叫他怎捱？最初几个星期他还算有耐性，总想偷偷观察一下他们怎样干，仗着自己那丰富的经验，不愁学不了这几下子。

可是，梁师傅试着干了几回，这些按钮偏偏就不认他的帐。就算如此，梁师傅仍不认输，他把车间发的那一堆有关新设备的学习资料带回家去，准备苦读它几个月，攻下电脑这个堡垒。谁知还是决心有余，回天无力，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梁师傅从一开始就钻进了迷宫，这些鬼画符式的数字符号直弄得他精疲力竭，头脑发胀，而收获却微乎其微。自此，梁师傅算是自认“衰仔”了。

在宿舍区有一棵大榕树，树底下常有大人娱乐、小孩玩耍，还有一摊几乎是“经久不息”的骨牌牌档。从此，这个牌档就增多了一个人，这就是梁善益。“噢，人都老了，不中用了，还学也？”“有一日且过一日，捱到退休吧，何必硬充汉子呢。”梁师傅目前是这样想的。

谁知，好景不长，车间已向下面吹风，将要举行技术考试和练兵，全是有关新设备的。这不由梁师傅不暗暗叫起苦来，要说是考过去那些老设备，他闭着眼睛也能摸得着，如今不是明摆的睁眼睛？说不定还要在这一班后生仔面前“丢大架”呢。急得梁师傅把一班牌友全都撇在一边，竖起床板来开了夜车，把一本厚厚的新操作规程划满了问号。他真后悔，当初车间上课时自己为啥不做些笔记？况且也没留心听，只好再找个机会请教技术员。妻子看到他太辛苦，特地从市场上买回了猪脑来熬川芎白芷给他吃，以提神补脑，还不时在他耳边吹风：何不问一问万明？但就梁师傅的犟性子，他怎会放下这副老架子，哪有师傅请教徒弟的理？急得妻子两

头难做人。

眼看考试时间日近，偏偏这时技术员又出差去了，这可急坏了梁师傅，若等他人回来，粥都煮焦了。正当梁师傅抓耳挠腮之时，妻悄悄来到他身边：老梁，不知道咋搞的，万明这几天足不出户，不知在房里对着个录音机咕哝些啥，这是在他台面放着的，你听一听是啥？说完把一盒音带拿了出来。

“有什么奇怪的。”梁师傅接过录音带装着不屑一顾地放在桌面上。

妻离开后，好奇心促使着他，不防听听这小子在说些啥。一放录音带却令梁师傅大吃一惊，原来正是解释那些急得梁师傅抓耳挠腮的疑难问题的！慌得他赶紧把带送回了万明的房里，心内在暗咕：“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在偷师，不要说师傅当不成，甚至连‘阿叔’也不好当了”。

“唉，都什么时候了，万明还不见回来，看来他今晚又在宿舍里过了。”这是妻在自言自语。

“你先睡吧，我开门给他就是了。我还要看一回书呢。”

待妻子睡了，梁师傅翻开书本，顿时，那一个个问号……

梁师傅不显山不露水地弄通了那本电脑操作规程。总算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他心里似乎一块石头落了地。当他重新观察张万明时，觉得这小子顺眼多了；而张万明呢，还是原来的张万明，对梁师傅的称呼在班上仍是不卑不亢的一声“师傅”，而回到家还是那一声“阿叔”。

眷 恋

○杨永新

一向好脾气出了名的一班长丁长顺不知吃错了什么药，今天居然一反常态。

早上来接班，丁长顺就有点不对劲。往常，这位德高望重的矮个子“老前辈”总是不早不迟，提前十五分钟到班上，作接班前的例行检查。而检查当中，他也是好声好气，和气生财，从不横挑鼻子竖挑眼。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便是查到了设备油渍灰尘没抹干擦净、操作室的工具物件没分门别类摆放整齐，他也不在乎，而是顺手把油渍灰尘抹净，把工具物件归回原位。而今天，丁长顺却提前半个小时就来到班上，该查该看的盘盘件件无一遗漏的都查了看了，末了，他就问曾是他徒弟的四班长曾伟：“交班工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师傅。”曾伟垂手而立，毕恭毕敬。

“你跟我来。”丁长顺板着脸，把曾伟拉到锅炉除氧器跟前，指着水位计说：“规定除氧器水位计每班要清洗一次的，你们班清洗了没有？”

曾伟吐了吐舌头：“师傅，对不起。我这就叫除氧岗位的人来补课——小郭，把黎石峰那小子叫来！”

高个子黎石峰赶紧跑过来：“班长，什么事！”曾伟责备

道：“把除氧器水位计清洗干净！扣你一分，下次小心点！”

“是，班长，下次小心！”黎石峰赶紧去干。

看着黎石峰把水位计清洗干净，丁长顺又把曾伟引到工具柜前，打开门指着中间的一格说：“扳手是放这里的么？”

曾伟一看，笑了：“这扳手杀过界了，从上面掉下来的。”

“掉下来也不行，把它放对！”丁长顺冷冷地说。

曾伟赶紧遵命。

丁长顺又把交接班本拿过来，指着上面的一行字，问：“这什么意思？”

“锅炉水位凌晨 5：00 起波动大，给水自动调节不适应，5：20 起改手动操作呀。”曾伟看不出什么问题，一脸迷惑。

“适应的‘适’字写对了吗？还中文大专自学毕业的呢！”丁长顺满脸不高兴。

曾伟一看，适字漏了走船偏旁，成了“舌”了。只得红着脸找来笔把走船补上，嘴里却犯了嘀咕。

“丁师傅，您老今天头一回学人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吧？”高个子黎石峰一边在洗手，一边揶揄道。

“什么？！”丁长顺断喝一声，青筋暴发，唬得大伙噤若寒蝉。曾伟赶紧过来打圆场，检讨不迭，才把事情了结。

刚接完班，丁长顺就板起脸训人：“苏小兰，你的辫子很好看么？我看象狐狸尾巴。”除氧工苏小兰一怔，又一摸，辫子跑到帽子外面了，违反了安全规范，赶紧就把它掖好。众人都笑了。

“这形容词用得好哇，既生动又形象。”给水工李兴汉说：“丁师傅今天有专业水平，用俺家乡的话说，就是盖帽了。哈哈！”

丁长顺瞪了李兴汉一眼，不再吭声。

但过了半小时，丁长顺又发起脾气来。

司炉工黄志玲从外面回来，丁长顺就不满地问：“你去了？”

黄志玲脸红红的，眨巴眨巴好看的眼睛说：“去OK了”
“O什么K？”丁长顺不懂年青人的名堂，惹得满室哄然。

“头这你就不懂了。”笑得捂着肚子的李兴汉说：“OK嘛，是洋话，翻译过来，文一点叫大便，雅一点叫如厕，俗一点嘛，则叫屙屎……”话未说完，操作室里已是人仰马翻。

“放屁！”丁长顺大吼，如同锅炉放炮，笑声顿时凝固。

“屙屎还要OK！半个小时，我看你是屙大肠！还不赶快去看看炉子！”

黄志玲吓坏了，她第一次看到师傅这样凶。她不敢解释，委屈得抹着眼泪赶紧去看炉。众人则是大眼瞪小眼的。那个李兴汉更是吐出舌头，额头直冒汗珠子。

头今天怎么啦？往常他可是宽厚如大酒店的砧板，一刀砍下去都不大个声的。

车间里数丁长顺资格最老。打装置尚在图纸中，他就是这装置的人。四十载寒暑交替、人事变易，开装置元勋就他硕果仅存。姜是老的辣。先进他是年年当，劳模也评上过三几回，装置哪个螺钉是铜是铁，哪个阀杆几道丝扣他都了如指掌，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装置“活辞典”。不管是操作工还是技术员，遇到疑难杂症，总免不了要来查查这部“活辞典”。他不但经验老到，而且脾气出奇的好。

七八年，他在市百货公司当经理的儿子把他的那辆老掉牙却舍不得丢弃的自行车卖给了收破烂的，为他买了台新车。他象保养设备一样把车子抹得油光闪亮。第二天骑来上班时，在快到装置的一个路口，他被迎面驰来的一个楞头青撞个正着。他爬起来一看，车子前轮被撞成“8”字型，却皱着眉把那闯祸的楞头青拽起来，随即举起一只手，那楞头青

以为“鞭策”难逃，忙不迭的道歉，不料他却是为其拍打背上的灰土，他说了句：“好小子，你厂内骑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呀，杀过界危险呀。”就让那小子走了。

八七年，班上一名学徒晚上玩游戏机不睡觉。上夜班却抵不住瞌睡虫的进攻，睡起岗来，被厂值班人查岗查到，依例要扣奖金。学徒工没奖金可扣，却把班长丁长顺的当月奖金扣了一半，连带丁长顺的优胜班“十连冠”之梦也成了泡菜汤。学徒工为此诚惶诚恐，丁长顺当即把全班人叫到一块，却不生气，只是说：“徒不教，师之过，该扣，该扣。只是可惜‘十连冠’，你们一个二个，以后要给我醒神点！”

去年大年初二，他陪夫人去逛花街，却被一老妇人一把扯住，又哭又喊的把他拽到派出所，一口咬定是他昨天上午八时在公园里抢了她祖传八代的金项链。后来查清当天从上午七时十五分到下午四时，丁长顺一直在上班，没出过装置一步，那妇人也说是老眼昏花认错人了，向他道歉，他却好说：“认错人很难免，那天下班路上，我看见我的女人在买菜，就喊：‘老太婆！’不料她转过身来，却是认错人了。”“她骂你了么？”妇人问。他说：“幸好那女人肚量大，只说了句：‘我很老了么’。”“那你也不要骂我。”他说：“那还用说。”

今年开春，班上调进来一名绰号“不信邪”的青工，叫朱山。他一听人说丁长顺脾气好，就“不信邪”——他不信有谁比他那百问不厌的优秀售货员妈妈脾气更优秀。他存心要试试丁长顺的修行深浅。他拣了个下雨天，入夜时捏着鼻子往丁长顺家里拨电话，丁长顺那当经理的儿子问找谁，他说找丁长顺。待丁长顺来接，他却不说了。待会儿，他又拨，再而三，经理暴怒起来，“你混账小子，存心捣蛋，看我查出你来不把你……”话末了，却换了丁长顺，声音仍然戒骄戒躁：“喂，我是丁长顺，什么事，你说呀？”朱山硬着头皮说：